

揚州十日記

吳豐堯
孝長年先生惠贈

神州國光社

幸
存
錄
·
專
載

卷上

予少鈍劣，讀書數百過，僅得上口；十五以後，心稍開，不數過亦時能記憶。弱冠名浮，應酬日劇，久因公事，不能舍帖括技，強仕始第，又困簿書。失恃而還，三年崩壞。北都南〔疑誤〕陷，遺弓痛憤，生理已訖；鎬京再興，宮隣金虎，內憂外患，交至而潰。予也應死之人也，生平未暇多讀書，時有著述，隨手淪散；今待死耳，又復何云？然于國家之興衰，賢奸之進退，虜寇之始末，兵食之源流，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，就予所憶，質之言乎。言之或幸而存，後世得以考焉。失之略者有之，失之誣者予其免夫。跳身出潛，卷帙無所攜，偶所遺忘，無可詢質；筆墨時缺，蠅頭書之。後之覽者，或亦重悲予志也。

國運盛衰之始

〔其論有極正者，有極偏者，不足盡信，存之可也。〕

神廟冲齡踐阼，睿質夙成，慈聖內訓甚肅。輔臣張居正擅權而才，以法制天下，朝令夕行，雖多苛察，人奉法惟謹。尤留心邊事，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，邊鄙不聳，宣大以西，桴鼓凝埃矣。

用大帥戚繼光于薊鎮，譚綸爲督撫，一切用舍興建，惟繼光言是從。——繼光建城堡墩台，制度皆精絕，烽火精明。——又調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，車馬步雜用，東夷聞而畏之，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。

迨烈皇帝登極，磔魏璫，亟召袁崇煥以大司馬經略邊事，慰勞倍至；詢以東夷何日可滅，崇煥以五年爲期。及賜食出至午門，羣臣問可奏績否？崇煥謂上期望甚迫，故以五年慰上心云。爾時有識者訝其不成功。再入對，崇煥遂以吏部用人，兵部指揮，戶部措餉，言路持論，俱與邊臣相炤應，乃方得成功爲請。上卽命各部及言路如崇煥言。崇煥无何卸責，一至寧遠，遂爲講款計。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，卽令番僧往吊東夷以講和，以罷歸未就，再出無以塞滅東夷之命，遂以平東夷自詭。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，遂身入島，誘文龍斬之。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，從島中收召遼人，牽制金復海，蓋時時襲東夷，有所斬獲，頗有功。但漸驕恣，所上事多浮夸，索餉又過多，朝論多疑；而厭之者以其身權重兵，又居海島中，莫能難也。崇煥初斬文龍，上亦甚喜之，褒諭倍至，不嫌其矯詔。未幾，東夷闖入，遵化撫臣劉策，大司馬王治，俱不習邊事，倉皇無以應敵，東夷長驅迫都城，急召崇煥入衛，宣大各鎮之兵亦先後至。崇煥固以滅東夷自任，一旦縱東夷至此，惟死戰庶足贖罪，乃與東夷相值，輒避去。及入對，先以危言悚滿朝，冀朝臣

懼而從款議也。顧上英明，終不敢以款上奏，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，上不許，已深疑崇煥矣。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實導東夷入犯，上益切齒，再召崇煥入，卽下詔獄，而擢滿桂爲武經略，以祖大壽、黑雲龍輩俱爲統帥。

遼兵素感崇煥，桂與大壽又互相疑，大壽輒率兵歸甯遠，遠近大駭，亟用孫承宗言，置大壽擅歸罪不問，仍鼓勵之。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，得不叛去。滿桂合各鎮兵與虜戰，桂戰沒，雲龍被擒，兵大潰，幾殲焉。幸虜亦得志歸，都城危而復安。于是磔崇煥，誅王洽，用承宗鎮關門，梁廷棟爲大司馬，丘民仰撫寧遠，劉大訓撫薊州，孫元化撫登萊，布置一新，虜所陷各城亦皆恢復。然晉撫耿如杞入衛之兵，中道潰去，爲亂貧民附之，而流寇之患起矣。承宗未久亦罷去，丘巡撫與大壽不合，梁司馬，劉大訓，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，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。

東夷一犯宣府，一入山西，兩由薊入燕，而壬午之入，直走青齊及淮而止，所至屠掠一空，禍爲至劇。我之兵力，每以討寇，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，東夷急，又輟剿寇之兵，將以防東夷，卒之二患益張，國力耗竭，而事不可爲矣。闖寇逼都城，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，議久不決，而寇已破都門而入。烈帝身殉社稷，普天痛憤。吳三桂父陷寇中不之顧，務報國仇，但力不能當，借兵于東夷，與寇一戰，大勝，寇卽棄都城西走。而東夷晏然以爲得都城于寇，非得之我也。傳

檄王齊，迅掃秦晉，既得河北，復取江南。一時迎降恐後者，以爲寇爲先帝之仇，東夷能爲我滅寇，非我仇也。嗟乎，寇之發難，以何事起？天下嗷嗷，皆以加賦之故；然賦加于何年？皆以東夷發難也。且河北爲寇所攘，猶曰取之于寇，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？我謀不臧，將不擇，兵不練，廷臣置邊事于度外，邊臣以尋端卸患爲得計。至南都之政，賄賂滋章，如狂如醉，使高皇帝之開辟烈皇帝之憂勤，一朝宗社邱墟，大可痛也。

遼事雜志

申大司馬玄渚嘗語余曰：「爲少司馬時，嘗一晤李成棟，成棟以其文定公子也，待之極恭。叩以邊事，云：『爲費甚多，凡所育健兒，恣其所好，凡衣服飲食，子女第宅，及呼盧狹邪之類，俱曲以從之，有求必予，但令殺虜建功而已。』玄渚叩以費從何出？曰：『非能自給之也。當其窮時，則貸予之；或責以零餉劫帳，或責以禦虜先登，計級受賞，卽除前貸。』故人皆樂爲之用，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。」當是時，天下皆疑李氏有異志，兵莫強焉。然李氏之費以養健兒者，漸移以給朝貴，凡撫按出都，必預有以結之，至則相與雷同，任其欺蔽，凡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游者，必以李氏爲利藪；李之子弟恣意聲色婦人，出遊騎若雲錦，而功名衰矣。余嘗叩之遼

友曰：「此天也。當成梁如松之貴，與之語，皆娓娓精當；及如柏輩，既弱且蠢，與言皆憤，而其父兄之風無一存者，一見而知其必敗也。」嗟乎！李氏之盛衰，卽遼事之興壞係焉，豈非天哉？後之論者又往往以通夷罪李，亦屬太苛。

如柏敗後，如標卽以大金吾出鎮，不過以孝廉五六人以計偕寓其家，上疏舉之，卽因而用焉，已太草草。廷弼至，卽糾如標十大罪，下獄擬辟，言亦太過。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，積謗所集，無有一人寬之者。如柏既瘦死，如標自分死無日矣，忽中夜奉烈皇帝旨，宥之出獄；如標夜出囹圄，家寓城外，久不相通，忽而叩門，家中駭以爲夢中事也。後遂續其寧遠舊封。古人云：「記人之功，忘人之過，宜爲君者也。」烈皇帝之謂乎？

遼事之起三十年矣，每當破城殺將，天象必徵，靡不彰明較著也。當戊午發難，彗星亘天。四、五年前，地生白毛，鬼哭于空，近在簷際，遠則數丈之高，如俗所稱鬼車鳥者，民間鳴鑼發砲以駭之，去則旋來，竟夜乃止，尤爲史籍所不經見。己未二十九日，四路發兵，京師大風霾，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，坐小輿中，兩壯夫舁之，震蕩若在危濤中，掀播不已，雨沾衣皆黃土也。既抵席，忽睹庭中火光赫然，咸謂設庭燎耳，實天色如頰下炤也。酒散歸，衣巾皆染雨土滿矣。閱兩日報至，遼東之破，余館于鄒平張師家。是日，忽大風蔽天地，覲面不相睹。廣陵之破，余亦計偕

在都，連日風霾，東望但見黑氣蔽天而已。癸未甲申之期，天變尤多；其最異者，雷擊奉先殿，雷火下焚，銅鐵皆融而下注，擊死內侍若干。甲申二月，寇漸逼都，余姪永遊北雍，遽歸，至中途，遇大風不止，找木飛瓦，行人皆偃仆焉。天之示戒爲何如也？惟南郡之破，無甚外徵，豈天以爲不復可做，故置之耶？

自有遼事，所用人鮮能有勝任者。當時所望成功，惟熊廷弼、袁崇煥、孫承宗爲庶幾；而武臣如劉綎、杜松、滿桂、祖大壽、吳三桂，其最著也。廷弼剛而驕，唾罵一世，謂皆出己下；此雖成功，亦不能居。况功未成乎？吾鄉朱本洽爲永平郡守，嘉興錢士晉爲真定郡守，熊一見賞其才，且云：「遼事將興，將與共功名。」兩公意其能成功也，譽以公至，必能滅東夷而固遼。廷弼握手與密語云：「公解人也，何爲亦作此語？遼事豈可爲？但當尋一散場耳！」意謂怒罵人以圖逐歸也。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？當其督學江南，行法極嚴，然嚴而不當，如郡邑一概徇私，致孤寒壅塞，或有不平之鳴，但知嚴處士子而已，不能一破情面也。卽此亦見其不足有爲矣。

崇煥少好談兵，見人輒拜爲同盟，肝腸頗熱，爲閩中縣令，分校闈中，日呼「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，絕不閱卷。或問之，則曰：『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，隨意抽取可也。』斯豈執事必敬者乎？寧遠一捷，實爲有功，遂自矜爲東夷已破胆，必肯獻地講和。召對自言五歲滅東夷了。

無成算，給諫許譽卿面叩之，崇煥自言聊慰上望云爾。給諫亟言上英明，豈可浪對？異日按期責功奈何？崇煥亦自悔失言，遂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于上，倘有不相應，即可借爲卸擔地，不意上之威從所請也。赴援都城，召見卽請統兵入城休息，上不可以三千騎入城請，上曰：「三十亦不可。」上之所以疑之者至矣，而崇煥絕不悟也。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，答以當從東江做起。錢謂：「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？且毛帥未必可得力。」崇煥云：「可用用之，不可用殺之，此吾所優爲。」錢固庸人也，不以其言爲意。及斬文龍，疏中卽入錢語，及虜闖入，朝論遂以殺文龍爲崇煥罪，而并及龍錫，以崇煥爲逆督，而以龍錫爲通逆，一凌遲，一擬辟。蓋以逆璫一案爲附逆者所切齒，欲借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。因龍錫以羅及諸名賢，其事且成矣，欲自兵發之，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謀，旋悔不肯任，且賴上聖明，不能遽起大獄也。龍錫賴詞臣黃道周疏救，後以天旱肆宥，言路屢以爲請，釋戍定海。而崇煥先置極刑，妻子流數千里，刑浮于罪多矣。

承宗纒而才，凡軍中利弊，每發言洞中，能令諸帥心服；且部曲器用亦精嫻，諸帥咸服之，但謂其不能無欲，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，貌甚偉而無將略也。承宗以爲韓白復出，人亦訝之。兩鎮關門俱無事，然幸不與東夷值耳。歸居里中，城陷，合家被難，傷哉！

劉杜世將有名，杜勇而疏，劉爲尤勝。其所招致奇材劍客之屬，實甲于羣帥。劉敗後，無有及之者矣。大壽家富而勇，曾犯法，幾被戮于承宗，賴崇煥力救，故相得甚權。及爲大帥，子弟皆貴，家丁皆夷人，遼人多善戰。都下擅歸，以崇煥下獄，激之使然，而其母痛責之，其妻故妾也，亦持之甚堅，故仍爲國用。永平恢復，錦州力守，皆有功，但攻圍旣久，糧已竭，而援兵不赴，遂以城降，而身自逃歸。或云，已輸誠于東夷，已謂吾歸，卽舉八城盡降，故東夷縱之，然歸而卽爲國固守，雖其子在虜中，不之顧也，亦非有意負國者。力守松山杏山，與洪承疇被圍年餘，力竭而陷，遂致失節。

三桂卽大壽甥也，其父吳襄向爲大帥，三桂少年勇冠三軍，邊帥莫之及，闖寇所以誘致之者甚至。三桂終不從，郡城已破，以殺寇目矢，包胥復楚，三桂無愧焉。包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，三桂借東夷而東夷遂吞我中華，豈三桂罪哉？所遭之不幸耳！

滿桂勇而廉，然起自行伍，不解文墨，拔爲統帥，羣帥不之服也。况各鎮之兵紛紜而集，桂未得稍撫循之也，亟驅以戰，兵不與將相習，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者；一戰而覆，非桂之罪也。數人而外，卑卑不足論矣。

遼人守遼亦策之得也，而廷弼以爲遼人必不可用，爾時遼俗富而奢，莫肯力戰，故廷弼

云然；然數戰之後，遼人實可用也。如浙兵、川兵、秦兵皆可用，但問用之者何如耳。嗟乎！勝敗得失，但當擇將，乃云兵惟某地最良，古豈有此論哉？

督撫莫能勝任，將士莫能敵愾，是固然矣；政府中樞尤皆庸庸，遼事所以益壞也。當張江陵柄國時，九邊之事如視諸掌，如某虜今將往某地，防其犯某邊，江陵必先知之，戒諭邊臣，無敢敗事，後鮮繼之者矣。一邊撫掌語余曰：『葉臺山相國固不可及也。每邊臣上書，必手答之，此後止發一名東而已。』中外不相應，安望成功哉！然猶未極壞也。周宜興當國，或以庇邊臣奏訐之，周力辨，謂向來不與邊臣通書，若謂邊事非閣臣所與知者，其敗不亦宜乎？崇禎朝，凡爲中樞者無不被戮，雖上之用法嚴，亦下多負國耳！其稍可者：梁廷棟似明暢，余大成，李繼貞，兩職方未必知邊事，而守甚潔。債帥之風，賴以少改，亦庶幾云。

門戶大略

自三代而下，代有朋黨。漢之黨人皆君子也；唐之黨人小人爲多，然亦多能者；宋之黨人君子爲多。然朋黨之論一起，必與國運相終始。迄于敗亡者，以聰明偉傑之士爲世所推，必以黨目之；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，相顧相防，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。且指人爲黨者，亦必有此，此

黨衰，彼黨興，後出者愈不如前，禍延宗社，固其所也。

國朝自萬歷以前，未有黨名；及四明沈一貫爲相，以才自許，不爲人下，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、孫丕揚、鄒元標、趙南星之流，蹇諤自負，與政府每相持，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，而憲成講學于東林，名流咸樂趨之，此東林浙黨之所自始也。

國本論起，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，早建爲請，此亦一定之理，言者無可居以爲功，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。而上以爲有意擁立，乃冀他年富貴，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羣臣上請，然羣臣不之請，上亦竟不行也。使旋請旋得，不獨上無骨肉之猜，并下無氣節之目矣。乃初請不許，再請嚴斥，後遂廷杖累累，務仇言者而痛懲之；卽上慈愛無他意，而欲靜議論，議論愈煩，實國家之大不幸也。于時政府諸臣，惟山陰王家屏、沈鯉與言者合力請，不允，卽忤旨放歸。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、王錫爵輩，皆以調護爲名，未嘗不宛轉力請于上，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，上以爲激聒，政府亦以激聒目之，此其意亦未必有他也，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，或卒從其請耳。然言者逆耳而難居，調停者言甘而無患，宜兩相體而不宜兩相難也。不意調停者目言者爲黨人，斥逐不能救，時行性寬平，所黜必旋加拔用，而一貫頗持權求勝，受斥者身去而名益高。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，尊其言爲清論，雖朝中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，交日益廣，而求進者愈

難始而領袖者皆君子者，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，于是淮撫之論起矣。

淮撫爲李三才，家居三輔，年少早貴，所至有赫赫聲，但負才而守不潔。及爲淮撫，垂涎大拜，多結游客，日譽于憲成左右，憲成因而悅之，亦爲游揚。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；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，公論益絀之，而東林并受累不小。未幾，妖書之獄興，而清流有累卵之危；挺擊之案起，而兩黨益相水火。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，不知出自誰手？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，然有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，必成無疑。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，將以傾四明輩者，或云：『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。』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，政府所最忌也。時上震怒甚，羅織甚嚴，搜郭寓并偵其左右，危迫之至，卒無迹，歸獄于曠生光，而終不得其實也。

挺擊者張差持挺以闖青宮，據稱欲訟二璫于上，璫乃貴妃所遣建佛寺者。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：『觀其狀一似風癲，窺其情大爲叵測。』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癲之說；而刑部主事王之案入獄中，鈎得其言，以爲主使出自鄭戚，舉朝喧然，以國戚殆有專諸之意。貴妃亦危懼，訴于上，上命自白之東宮，貴妃見東宮，遂奏懇上出見羣臣，爲之昭白，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，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，而餘置不問。劉光復倡言上甚慈愛，太子甚忠孝，其言固將順也，而聲甚壯，且越班以言，上未聽其所言云何，卽逮下獄。當張差事起，中外不能無疑，因事發

于貴妃之璫，而又直闖東宮，若巧合也。之案疏稱差言甚鑿鑿，或差恨二璫已甚，故以主使挺擊誣之，亦不可知。而廷元輩恨之案特甚，之案素守亦不潔，廷元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之。然操論與之案合，如竇子儻，陸文瀛皆至清，而亦爲所掠，遂不少恕，此則其曲在浚輩也。蓋東宮侍衛蕭條，至外人闖入，漸不可長，諸臣危言之，使東宮免意外之虞，國戚懷惕若之慮，亦斷斷不可少。顧事聯宮禁，勢難結案，則田叔燒梁獄詞，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。二說者亦互相濟而不當兩相仇，乃必斥逐執法而後已，是何心歟？若主使挺擊，原未必然，卽令國戚懷凶謀，固不用鳩而用挺，不使中官而使外人，皆情之所無。第不妨虛平言之，至重怒執法吏而必加一網，反啓後世之疑，則誰之咎也。

當是時，兩黨遂爲不並立之勢。有辛亥之京察，孫丕揚主之，曹于汴、湯京兆佐之，而所處湯賓尹、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。紹徽有清望，而賓尹負才名，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。有丁巳之京察，鄭繼之主之，徐紹沅、韓浚佐之，而所處皆東林也。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。

是時葉向高去，而方從哲獨相，庸庸無所主持，上于奏疏俱留中，無所處分，惟言路一糾，則其人自去，不待旨也。臺省之勢，積重不反，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，齊爲元詩教，韓浚、周永春輩，楚爲官應震、吳亮嗣輩，浙爲劉廷元、姚文宗輩，其勢張甚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，於是有宣

黨崑黨種種列名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。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淫汙無行。庚戌之榜如韓敬、錢謙益、王象春、鄒之麟，皆負才名，急富貴，而相妬軋。之麟附元詩教，韓浚求銓部不得，遂反攻之。于是之麟之友皆爲時貴所抑，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爲時貴所推重，因與之麟交，亦被抑。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，趙興邦時爲兵垣，仍入禮闈，嘉遇遂糾之，并及詩教，言路合疏糾嘉遇，與邦避升京卿，其勢愈張，而公論憤矣。御史唐世濟助夏攻趙，而元趙之焰漸衰。

神廟殂落，光廟首召葉向高，而閣臣劉一燝、冢臣周嘉謨，俱以召用名流爲首輔，自鄒元標、趙南星、曹于汴之屬，皆爲銓憲大臣；卽附麗東林者亦無不由田間起，相次爲顯官。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，俱放斥，一時以爲元祐之隆不過也。然附麗之徒，惟營躁進，京卿添註累累，已不滿意；而南星爲冢宰時，高攀龍、楊璉、左光斗皆爲憲臣，魏大中爲吏垣長，鄒維璉、夏嘉遇、程國祥爲吏部司官，咸清激，操論不無少苛，人益側目。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，初亦雅意諸賢，而諸賢以其傾殺王安彌恨惡之。周宗建、侯震揚等相繼糾彈，并及客氏。客氏者熹廟之乳母，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。上于庶務皆委不問，宮中惟忠賢、客氏爲政，向高故欲調停之，而諸賢必欲逐去爲快；楊璉二十四大罪之疏上，遂爲不共仇，向高亟去，而事大變矣。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威怵廷臣，後遂因嘉遇、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，遽行斥降，旋盡斥諸賢，且起大

獄竟成清流之禍，國祚幾危。雖小人崔呈秀輩陰導，諸賢不可謂无咎也。議論高而事功疏，名位軋而猜忌起，異己者雖清必驅除，附己者雖穢多容納。雖領袖之賢，諤諤可重，而蠹之者衆矣。

忠賢一得志，盡用邪人。崔呈秀輩舉國如狂，銀璫四出，自楊璉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順昌、周宗建、李應昇輩皆下詔獄，備受毒刑以死，天下痛之。而稱忠賢功德，請爲祠祀者滿天下。凡羣臣上疏，必以上與廠臣並稱，一門封公侯者三人，其勢視劉瑾輩且十倍，天下重足而立。斯時憂國者已駸駸有易祚之勢，特以呈秀輩雖凶惡，實庸陋無足數；熹廟賓天，忠賢呼呈秀語移時，竟不能有所圖。而烈皇帝一登極，神明自操國柄，忠賢之黨內外林立，不覺其自屈。部臣錢元愨、陸澄源、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，忠賢呈秀皆自縊死，其黨皆放廢。凡忠賢所逐者無不召用。上復定逆黨之案，勵精求治，數數召對，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，天下欣欣望太平。

是時東林諸臣，魏璫所羅織甚慘，其尙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，爲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，無可復爭衡。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，至此大明。諸賢之死而生，皆上恩也，宜同心憂國以報上恩；然急功名，多議論，惡逆耳，收附會，其習如前。上久而厭之，心疑其偏黨。及枚卜事起，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，謙益必欲抑延儒不得上，溫體仁乘其隙，疏糾謙益科場舊事，上爲